

卷二十五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園花開。自歌自舞自閒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少英雄。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說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朱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贅仇家。成了親事。一月之後。雙七到上天竺燒香。拜謝大士。就
送還前日旛竿。過不多時。眾人齊心協力。山嶺廟也自成了。又
去燒香點燭。自不消說。後來劉秀才得第。夫榮妻貴。仇大姓夫
妻俱登止壽。同日念佛而終。此又後話。又說會鰲山石壁。自從
誅邪之後。那風花雪月四詞。却像那個別洗過了一番。毫無
一字影蹟。衆人總悟前日老道。便是老妖。不是個好人踪跡。方
得明白。有詩爲記。

蟻吮石洞老光陰。

只此幽棲志自深。

若非大士慈悲力。

夜珠難免失其真。

拍案驚奇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近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詩曰

青樓原有掌書仙。

未可全归露水緣。

多少風塵能自拔。

淤泥本然出青蓮。

這回句詩。頭一句掌書仙。你道是甚麼出處。列位所小子說來。
唐朝時。長安有一個娼女。姓曹。名文姬。生四五歲。便好文字。之
感年已及笄。丰姿艷麗。倏然神仙中人。家人教以絲竹宮商。他
女道。此賤事。豈吾所爲。惟墨池筆塚。使吾老子此間是矣。他出
口落筆。吟詩作賦。清新俊雅。任是才子。見他欽伏。至于字法。上
通鍾王。下欺顏柳。真是重出世的衛夫人。得其片紙隻字者。重
如拱璧。一時稱他爲書仙。他尋閒也不肯輕與人寫。長安中富

衛

貴之家豪傑之士。輦輸金帛。求聘他為偶的。不知其故。文姬對人道。此輩豈我之偶。如欲偶吾者。必先投詩。吾當自擇。此言一傳出去。不要說吟壇才子。爭奇鬪異。各獻所長。人七自以為得大。却就是張打油。李胡謔。也來做首。把撮个空。至於那張翥。文老臉皮。雖不成詩。屬的而自的。偏偏不識廉恥。揚他娘兩句。出醜一番。誰知投去的好。又多選不中。這些人。還指望出張翥。奈錄遺再考。把一個長安的子弟。弄得如醉如狂的。文姬只是冷笑。最後有個岷江任生。客于長安。聞得此事。喜道。吾得醜矣。傍人問之。他道。鳳樓桐。魚躍淵。物有所在。豈妄想乎。遂投一詩云。

玉皇殿上掌書仙。
一染塵心謫九天。
莫怪濃香薰肺腑。
霞衣曾惹御炉烟。

與

文姬看詩畢。大笑道。此直吾夫也。不然。怎曉得我的來。必吾願與之為妻。卽以此權為聘定。留為夫姓。自此春朝秋夕。夫姓相投。小酌微吟。此唱彼和。真如比翼之鳥。並頭之花。歡愛不盡。如此五年。後因三月終旬。正是九十日春光已滿。夫妻二人被酒送春。對飲閒。文姬忽取筆。題詩云。

仙家元夏亦元秋。
紅日清風滿翠樓。
沉有碧香丹路穩。
可能同登五雲頭。

是畢。把典任坐看。任坐不解其意。尚在沈吟。文姬笑道。你向日我詩。已知吾來歷。今日何反生疑。吾本天上司書仙人。偶以一念情愛。滿居人間。一紀今限已滿。吾欲狂子。可踏行天上之樂。勝于人間多矣。說罷。只聞得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聞

只見一个朱衣吏持一玉版朱書篆文向文姬前稽首道。李長吉請撰白玉樓記成。天帝召汝为碑文。姬拜命畢。携了任生之手。奉安騰空而去。霞雲閃爍。鸞鶴繚繞。千時觀者。方稱以其所居地为書仙里。這是掌書仙的故事。乃是倡家第一个好門面。活柄看官。你道倡家這派。起于何時。元來起了春秋時。齊大夫管仲。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系。以为軍需。傳至于後。此風大盛。然不过是侍酒陪飲。追欢買笑。遣興陶情。解悶破寂。寔是少不得的。豈至遂为人害。爭奈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才有欢受之事。便有迷恋之人。才有迷恋之人。便有抗陷之局。做姊妹的飛絮飄花。原无定主。做子弟的失魂落魄。不惜性命。怎当得做鴛兒龜子的。喫血磨牙。不管天理。又且轉眼无

情回頭是計。所以弄得人傾家蕩產。敗名失德。極至損命。世所道娼妓一家。是陷人无底之坑。雪填不滿之井了。總由子弟少智沒識。及主意的多。有主意的少。娼家習慣風塵。有圈套的多。深圈套的少。至于那鴛兒們。一差隨波逐浪。那曉得葉落挂根。所以百十个姊妹裡頭。討不出几个要立志氣。從良到底的。就是從了良。非男負女。即女負男。有結果的也少。却是人非木石。那鴛兒只以多为重。愚弄子弟。是他本等自不必說。那些做妓女的。也一樣娘生父育。有情有理。日隨欢笑。夜伴愁痛。难道一此去也不動。一些情也沒有。只合鴛兒做局騙人。过日子不成才。却不然。其中原有真心的一意。綢繆生死不變。原有肯立志氣的。唾思超脫。時刻不忘。從古以來。不止一人。而今小子說一

个妓女为一情人相思而死。又周全所爱妹子也。得從良。與看官們所見得妓女也有好的。有詩為証。詩云

有心已解相思死。

况復留心念這理。

以此多情也所稀。

請君听我歌天水。

天水才華席上珍。

蘇娘相向搏相親。

一官各且三年終。

兩地全歸一日規。

迂言弱妹曾相托。

敢謂真途忘旧諾。

愛推同气了良緣。

磨歌一絕于煇榮。

话说宋朝钱塘有个名妓。蘇盼奴。與妹蘇小娟。兩人俱俊麗。至

詩一時齊名。富豪子弟到临安者。无不願識其面。真个車馬盈

門。絡繹不絕。他兩人沒有嫁。只是盼奴當門抵戶。却是姐妹

致人多自家为主的。自道品格勝人。不耐煩隨波逐浪。只在繁

華綺麗所在。心中常怀不足。只願得遇个知音之人。隨他終身

方为了局的。姊妹兩人意見相。同極是过得。好盼奴心上有一

个人。乃是皇家宗人。叫做趙不敏。是个太學生。元來宋時宗室

自有本等祿食。本等職銜。若是情愿讀書。應舉。就不在此列了。

所以趙不敏有个房分兄弟。趙不器。就却去做了个院判。惟有

趙不敏自恃才高。務要登第通籍。在大學。他才思敏捷。人物風

流。風流之中。又帶些志誠真寔。所以盼奴與他相好。盼奴不見

了他飯。也是喫不下的。趙太學是个書生。不會經營家務。家事

自漸蕭條。盼奴不但不嫌他貧。凡是他一应燈火酒食之資。还

多是盼奴周給他。恐怕他因貧廢學。常对他道。妾看君决非庸

下之人。妾也不甘久。勉風塵。但得君一舉成名。提拔了妾身。出去相隨終身。雖布素亦所甘心。切須專心讀書。不可懈怠。又不可分心他務。衣食之需。只在妾的身上。管你不缺便了。小娟見姐。七真心待趙太學。自也時常存一個揀人的念頭。只是未着有个中意的。盼奴休着小娟意思。也時常替他留心。對太學道。我這妹子。性格極好。終久也是良家的貨。他日你若得成名。完了我的事。你也替他尋个好主。不枉了奴姊妹一對兒。太學也自愛着小娟。把盼奴的話牢記在心里了。太學看看盼奴家往來情厚。不曾破費一个子。反得周濟與衣食。感激他情意。極力發憤。應過科試。果然高捷南宮。盼奴心中。不勝欣喜。正是

銀缸斜背解鳴璫。

小語低聲喚玉郎。

從此不知蘭麝貴。

夜來新惹桂花香。

會

太學榜下未授職。只在盼奴家裡。兩情愈濃。只要圖個終身之事。却有一件名妓要落籍。最是一件難事。官府恐怕缺了金承應的人。上討過往。真怪許多不便。十個到有九個不肯。所以有的批從良牒上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良可矜。空冀北之羣。所請是不允。官司每上如此。不是得个極大的情分。或是撞个極難親的人。方肯周全。而今蘇盼奴是个有名的。能詩妓女。正要種趣。誰肯輕上便放了他。前日與太學往來。最厚。太學既充錢財。也无力量。不曾替他營脫得樂籍。此時太學固然得第。盼奴還是个官身。却就娶他不得。正在討較間。却選下官來了。除授了襄陽司戶之職。初授官的人。碍了体面。怎好就與妓家討分上。

脫籍。况就是自家要取的。一答要惹出議論來。欲待別尋。婉轉
 爭奈。恐上日子有限。一時等不出个紙會。沒奈何。只得相約到
 了襄陽。差人再來營幹。當下司戶與盼奴兩個抱頭大哭。小媚
 在傍也陪了好些眼淚。當時作別了盼奴。自掩着泪眼。任馬不
 題。司戶自此赴任襄陽。一路上鳥啼花落。觸景傷情。只是想着
 盼奴。自道一到任所。便托能幹之人。進京做這件事。誰知到任
 事情。又過了幾時。急切裡沒个得了心腹之人。可以相託。就
 是寄了一兩書信。又差了一兩次人。多是不慙。沒一个能幹
 的。也曾寫書相托在京友人。替他脫籍了當。然後圖謀。接到任
 所。爭奈路途既遠。亦且寄信做事。所托之人。不过道是娼妓的
 弄。言系沒要。誰肯知病着挑。替你十分認真做的。不這討得對

把書信兒傳來傳去。動不動便是半年多。司戶得一書信。只經
 得去哭一箱。當得此甚。如此。三年司戶不遂其願。成了相思
 之病。自古說得好。心病還須心上醫。眼見得不是盼奴來。醫藥
 怎得見效。看也不起。只見門上傳進來道。外边有个趙院判。稱
 是司戶兄弟。在此候見。司戶聞得。忙叫請進。相見了。道兄弟你
 便早些來。你哥也不至如此了。院判道。哥。為何病得這等
 了。你兄弟早來。便怎成。司戶道。我在京時。有个教坊妓女。蘇
 盼奴。與我最厚。他資助我讀書成名。得有今日。因为一時。勿也
 不替他落得籍。同他到此。不待原約。一到任所。差人進京。因幹
 此事。誰知所差去的。多不得力。我這里好不盼望。不甫能勾回
 个信來。定是東差西誤的。三年以來。我心如火。事冷如冰。以

至季死兄弟你若早來几時把這個事托你替哥七幹去此時
盼奴也可來你哥七也不死如今却已遲了言罢泪如雨下院
判道哥七且清寬心哥七千金之軀還宜調養望个好日如何
如此開事傷了性命司尸道兄弟你也是个中人怎學別人說
冷淡情上的事各人心知正是性命所關豈是閒事說得痛切
又昏上來隔不多兩日恍惚見盼奴在眼前愈加沉重自知
不起呼喚到床前囑付道我與盼奴不比尋常真是生死交
情今日我为彼而死死後也還不忘的我三年以來其有俸祿
余資若手你與我均勻分作兩分一分是你收了一分你替我
送與盼奴去盼奴知我既死必为我守他有妹子小娟俊雅能
詩盼奴曾托我替他尋人我認兄弟風流才俊能了小娟之事

極

我到京時可將我言傳與他家他家必然喜納你若得了小娟
誠是佳配不可错过了。一則完了我的念頭。一則接了我的瓜
葛此端終之托。千萬記取。院判涕泣領命。司尸言畢而逝。院判
勾富喪事畢了。帶了靈柩。且葬治安。一面收拾東西。竟望不塘
漁翁不題。却說蘇盼奴自從趙司尸去後。足不出門。一客不見。
只等襄陽來音。豈知來的信。虽有兩次。却不曾見幹着了當的
實事。他又是个女流。急得亂跳。也无用。終日盼望納悶而已。一
日忽有一个於潛商人。帶着几箱官緝。到不塘來。聞着盼奴之
名。定要一見。纏了凡番。盼奴只是推病不見。以後果然病得重
了。商人只認做推托。心懷憤恨。小娟虽是接待兩次。曉得是个
不在行的蠢物。也不把眼稍帶着他。几番要住。在小娟處宿歇。

小娟推道。姐七病重。晚間要相伴。伏侍湯藥。留客不得。畢竟纏不上。商人自到別家。闌宿去了。以後盼奴相思之極。恍恍惚惚。一日忽对小娟道。妹子好住。我如今要去會趙郎了。小娟只道他要出門。便道好不遠的程途。你如此病体。怎好去得。可不是痴話。盼奴道。不是痴話。相會只在霎時間了。看七声絲氣咽。連呼趙郎而死。小娟哭了一回。買棺盛貯。設个灵位。还望乘便通信趙家去。只見門外两个公差。大喇七的走將進來。說道。府判衙裡喚你姊妹去。对甚瓜官。彌緝訟。小娟不知事由。对公道。姐七亡逝已過。見有棺柩灵位在此。我却隨上下去回罷。就是免不得賄酒賄飯。又把使用米送了公人。分付了了頭看家。鎖房門。隨着公人到府前。終曉得於潛客人。被同夥首兇。將官

絹費用宿娼。拿他到官。怀着旧恨。却把盼奴小娟。板着。小娟好生負屈。只待當官分訴。帝到時。府判正赴堂上。公宴没工夫審。理却是水糲事發。喝令杖且寄監。可怜。

粉黛叢中艷質。

囚囹圄裡愁形。

青幽全然未保。

青龍白虎同行。

不說小娟在牢中受苦。且說趙院判。扶了兄柩。來到不塘。安厝已了。奉着遺言。要去尋那蘇家。却想道。我又不曾認得他一个。突然走去。那里曉得真情。虽是吾兄為盼奴而死。知道盼奴心事如何。迷日行徑如何。却便盪浪去打破了。猛然想起。此間府判是我宗人。何不托他去喚他到官來。當堂問他明白。自見下落。一直徑到臨安府來。典府判相見了。叙寒溫畢。即將兄長亡

逃過了。明把盼奴小娟之事說了一遍。要府判差人去喚他姐妹二人到來。府判道：果然好兩個妓女。小可着人去喚來。宗丈自與他說端的罷了。隨即差个祇候人拿根竿去喚他姐妹。祇候領命去了。須臾來回話道：小人到蘇家去。蘇盼奴一月前已死。蘇小娟見繫府獄。院判府判俱驚道：何事繫獄。祇候回答道：他家里說爲於潛客人。誣拔官絹的事。府判點頭道：此事正在我案下。院判道：看亡兄分上。宗丈看顧他一分。則个府判道：宗丈且到敝衙一坐。小可叫來問个明白。自有區處。院判道：亡兄有書社典盼奴。誰知盼奴已死了。亡兄却又把小娟托在小可。要小可圖他終身。却是小可未曾與他一面。不知他心下何如。約个小弟且把一封書打動他。做个媒兒。煩宗丈與小可婉轉

別个。府判笑道：這個當得。只是日後不要忘了媒人。大家卷了。一回。請院判到衙中坐了。自己升堂。叫人獄中取出小娟來。問道：於潛商人做了官絹百疋。招道在你家花費。將何贖贖。小娟道：亡姊盼奴在日。曾有个於潛客人來了兩番。盼奴因病。不曾留他。何曾受他官絹。今姊以亡故无証。所以客人落得誣拔。判府若賜周全開豁。非但小娟感荷。盼奴泉下也得蒙恩了。府判見他出語嫩順。心下喜他。便問道：你可認得襄陽趙司戶麼。小娟道：趙司戶未得第時。與姊盼奴兩下有婚姻之約。小娟故此相識。以後中了科第。做官去了。疾有書信。未完前願。盼奴相思得病而亡。已一月多了。府判道：可傷可傷。你不曉得趙司戶也去世了。小娟見說。想着姊上。不齊淒然吊下泪來。遂不敢拜問。

書

豁

不知此信何來。府判這司戶臨死之時。不忘你家。以奴遣人寄一封書來。看視之。與他此外又有司戶兄弟趙院判。有一封來。與你。也可自開看。小娟道。自來不認得院判是何人。如何有書。府判道。你只管折開。看是甚話。就知分曉。小娟領下書來。當堂拆開。讀着。元來不是甚話。却是首七言絕句。詩云。

當時名妓冠東吳。

不好黃金只好書。

借問水塘蘇小娟。

風流還似大蘇无。

小娟讀罷。詩想這。此詩情意。甚是有情于我。若得他提掇官事。易解。但不知趙院判何等人品。看他詩句清俊。且是趙司戶的兄弟。多應也是風流人物。多情的了。心下踌躇。默念不語。府判見他沉吟便道。你何不依韻和他一首。小娟對道。從來不會做。

托

詩。府判道。說那里話。有名的蘇家姊妹。能詩。你如何推托。若不和詩。就要斷賠官絹了。小娟謙詞道。只好押韻。獻醜。請給紙筆。府判叫取文房四寶。與他。小娟心下道。正好借此打動他官絹之事。提起筆來。毫不思索。一揮而就。双手呈上。府判府判讀之。詩云。

君住襄江妾在吳。

无情人寄有情書。

當年若也來相訪。

還有於潛絹也无。

府判讀罷。這既有風致。又帶諷諧。如此女子。豈可使溷于風塵之中。遂取司戶所寄珍奴之物。盡數交與了他。就准了他脫了案籍。官絹着商人自還。小娟无干。釋放亭家。小娟既得辦白了官絹一事。又領了若干物件。更兼脫了籍。自想姊上如此煩難。

辭 休

自身却如此容易。感激無盡。流涕拜謝而去。府判進衙。會了院判。把適纜的說話。與和韻的詩。對院判說了。這如此女子。真是罕有。小可體貼宗丈之意。不但免他債籍。已把他脫籍了。院判大喜。稱謝萬千。就辭了府判。竟到小娟家來。小娟方才到得家。里。見了姊上靈柩前。感傷不已。把司戶寄來的東西。一件一擺。在靈前看過了。哭了一場。收拾了。只所得外面叩門响。叫了頭問明白了。開門了。頭問是那個。外邊答道。是適來寄書趙院判。小娟所得趙院判三字。兩步移做了一步。叫了頭急忙開門。迎接院判進了門。抬眼看那小娟時。但見

臉際芙蓉掩映。眉間楊柳停勻。若叫夢裡去行云。管取襄王錯認。殊麗全由帶韻。多情正在含顰。司空見此也銷魂。何

况风流少俊

說那院判一見了小娟。真个眼迷心蕩。暗道吾兄所言。信配誠不虛也。小娟接入堂中。相見畢。院判笑道。適來和得好詩。小娟道。若不是院判的大情分。妾身官事。何由得解。况且乘此又得脫籍。真莫大之恩。殺身難報。院判道。自是佳作。打動故此府判十分垂情。况又有亡兄所囑。非小可一人之力。小娟垂泪道。可情令兄這樣好人。此妾亡姊。真个如膠似漆。生的阻隔兩處。俱謝世去了。院判道。令姊是幾時没有的。小娟道。方才一月前。某日。院判吃驚。送家兄也是此口。可見雨情不結。同日升天。也是奇事。小娟道。怪這姊上臨死。口口說去會趙郎。他兩個而今必定做一處了。院判道。家兄也曾累次打發人進京。当初力

恩

何不脫籍。以致阻隔如此。小娟這起初令兒未第。他與亡姊恩愛已同夫妻一般。未及慮到此地。反上過了日子。及到中第。求不及了。雖忒打發幾次人來。只因姊七名重。官府不肯放脫。這些人見略有些難處。去了就走。那管你死活。白上里把兩個人。的性命。快殺了。豈知今日妾身托賴着院判脫籍。如此容易。若。是令兒未死。院判早到這里。一年半年。連姊也也趁脫去了。院判送前日家兄。也如此說。可惜小可浪游薄宦。到家來這里遲了。故此无及。這都是他兩人數定。不必題了。前日家兄說令姊。曾把娟外終身的事。托與家兄。尋人。這話有的。小娟這不願迎新送旧。我姊妹兩人同心。故此姊也。以妾身托令兒尋人。這有此話的。院判送亡兄臨終。把此言對小可說了。又說娟姐許

好。攔掇小可來。會令姊與娟外。就與娟外料理其葬。故此不遠千里。到此寺間。不想盼外過世。娟外被陷。而今幸得保全了。出來脫了衆籍。已不負亡兄此令姊了。但只是亡兄所許。娟外終身之事。不知小可當得起否。憑娟外意。下裁奪。小娟這院判是貴人。又是恩人。只怕妾身風塵賤質。不敢仰扳。賴得令兒與亡姊一脉親上之親。前日蒙賜佳篇。已知屬意。若蒙不棄。敢辭筮筮。院判竟說得人港。就把行李什物。都掇到小娟家來。是夜即與小娟同宿。趙院判在行之人。況且一个念着亡兄。一个念着亡姊。兩個只恨相見之晚。分外親熱。此時小娟既已脫籍。使可自由。他見院判風流蘊藉。一心待嫁他了。只是亡姊靈柩未殯。有此牽帶。與院判商量。院判這小可也為扶亡兄靈柩至

恩

何不脫籍。以致阻隔如此。小娟送。起初令兒未第。他與亡姊恩
 愛已同夫妻一般。未及慮到此地。又七過了日子。及到中第。求
 不及了。雖恁打發幾次人來。只因姊七名重。官府不肯放脫。這
 些人見略有些難處。去了就。那管你死活。白七里把兩個人
 的性命。曠殺了。豈知今日妾身托賴着院判脫籍。如此容易。若
 是令兒未死。院判早到這里。一年半。連姊七也超脫去了。院
 判送前日家兒也如此說。可惜小可浪游薄宦。到家來這里還
 了。故此死及。這都是他兩人教定。不必題了。前日家兒說令姊
 曾把媚外終身的事。托與家兒。尋人。這話有的。小娟送。不願
 迎新送旧。我姊妹兩人同心。故此姊七以妾身托令兒尋人。寔
 有此話的。院判送亡兒臨終。把此言對小可說了。又說媚外。許

多好。媚外。小可來會令姊與媚外。就與媚外料理其善。故此
 不遠千里。到此尋問。不想盼外過世。媚外被陷。而今幸得保全
 了。出來脫了泉籍。已不負亡兒與令姊了。但只是亡兒所言。媚
 外終身之事。不知小可當得起否。愚媚外意下栽奪。小娟送。院
 判是貴人。又是恩人。只怕妾身風塵賤。不敢仰扳。賴得令兒
 與亡姊一脉親上之親。前日蒙賜佳篇。已知屬意。若蒙不棄。敢
 辭筮筮。院判說得人港。就把行李什物。都掇到小娟家來。是
 夜即與小娟同宿。趙院判在行之人。況且一个念着亡兒。一个
 念着亡姊。两个只恨相見之晚。分外親熱。此時小娟既已脫籍。
 使可自由。他見院判風流蘊籍。一心待嫁他了。只是亡姊靈柩
 未殯。有此牽帶。與院判商量。院判送小可也為扶亡兒靈柩至

卷二十一
 五

此墳事未完。而今擇全日子。將令姊之柩。與亡兄合葬于先塋之側。完他兩人生前之願。有何不可。小娟道。若得如此。亡魂俱稱心快意了。院判一面揀日。如言殯葬。已畢。就央府判。做个主婚。將小娟娶到家里。成其夫婦。是夜小娟夢見司戶盼奴。如同平日。坐在一廡。对小娟道。你的終身有托。我兩人死亦瞑目。又謝得你夫妻。將我兩人合葬。今得同樓一廡。感恩非淺。我在冥中保作你兩人。後福以報成全之德。言畢。小娟驚醒。把夢中言語對院判說了。院判明日設祭。到司戶墳上致奠。兩人感念他生前相托。指引成就之意。俱各動哭一番而回。此後院判同小娟花朝月夕。廣酬唱和。詩咏成帙。後來生三子。接了烏香。小娟直此院判齊眉而終。看官你送此一事。蘇盼奴助了趙司戶的

身之事。畢竟所托得人。成就了他從良。那小娟應感念院判救了他。心遂不改變。從他到了底。豈非多是有情的了。而今人自沒主見。不識得人。亂迷亂撞。着了道兒。文若遂謂這一家人。一槩多似鴛鴦一般的。所以有編成青樓情話。他說的是好姊妹出籍。請有情韻。自去看。有詩為記。

面軀總屬有情倫。

寧有章台獨異人。

試看死生心似石。

反令交道愧沉淪。

言一宋人一類多以甄別一辨始也以前雖... 對計信...
而今人自好主見不端與人話故... 以文者...
... 心機不如... 幽怪... 現... 長... 計...
... 華... 竟... 我... 人... 劫... 了... 幽... 怪... 現... 長... 計...
... 至... 融... 然

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誣慕僚斷獄

美色從來有殺机

况同釋子講于飛

色中餓鬼真羅刹

血汗游魂怎得歸

云

話說臨安有一个舉人姓鄭。就在本處慶福寺讀書。寺中有个
西北房。叫做淨雲房。住僧廣明。做人俊爽。風流。好與官員士子
交往。亦且衣鉢克己。家道從容。所以士人。多喜與他交游。那
鄭舉人在他寺中最久。與他甚是說得着。情意最密。凡見情緻
神室。曲折幽居。廣明盡引他游到。只有極深奧的所在。二間小
房。廣明手自鎖閉。出人等。開也不開進去。終日是閑着的。也不
曾有第二个人走得進。雖是鄭舉人如此相知。無有不到的所